

自由批判

第一卷 第五期

旬刊

短評

馮玉祥赴港的傳說
國代終於領薪了！
安次水災

我看幣制改革

粟寄滄

經濟崩潰過程中之變態心理

周作仁

世界兩大政治思潮有無調和可能

沈立人

小麥與和平

也來給翁內閣算命

本刊特約記者

國民黨黨務改革會是怎樣進行的

本刊特約記者

江漢戰歌

本刊特約記者

香港：投機與走私的天堂

本刊特約記者

激變中的鞍山

本刊特約記者

誰在鞭打着北方的都市

方明

5

自由批判社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出版

短評

馮玉祥赴港的傳說

本月八日平津各報刊登南京及上海專電說：「此間馮玉祥友人獲得消息，馮將由美赴港與李濟深從事所謂新協運動」，又香港訊：「李濟深對聯合社記者稱：此間民主人士，現正討論新協會議將於何時何地召開，並對該會議程序有所考慮。協商範圍，包括政治、經濟、外交諸端，雖目前尚不公開發表。至馮玉祥已離美，則必來港，因彼已不能返國也。」又據紐約廣播：馮已離美赴港，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參與者有中共及民盟代表。

如此，馮玉祥離美，必赴香港，三二十年來，很多人對他都有「順風倒」批評，說者或有不恥他的作風，認為沒有骨頭。所謂「順風倒」就是投機，即機會主義者。馮玉祥近三二年平的轉變的價值如何，不知其詳，但他在美已為出名的民主將軍。與馮相識多年者說，第一次謀面還是令人覺得真誠忠實。所謂投機必找到成功的一面，投機不會自蹈火井。他努力學習的精神，與接近現實的勇氣，他自己絕不會承認其為投機。

在重慶，他屢次談到現政府及國民黨二陳等流自私，且精於厚黑，嘗有中午白日之下提燈往住會家莊往請蔣先生之說，傅蔣先生屢被蒙蔽。廿七年初，馮居武昌路如山東湖聚樂院，蔣先生日必往訪談，頗為畏友，抗戰中亦為唯一進言者，當然為權要所忌所妒。依馮玉祥的智識，如以指揮大刀隊衝鋒陷陣，讓他去負責科學化時代的軍政是不能勝任的，最高當局接受了左右這樣的意見始終不肯重用，其他重要原因有更之。他的想有作爲的「野心」在排除吳已的團圓裏，排除與美國，因此這他頗

李濟深合作去了。這裏面有了這些彎彎曲曲的背景與事實，馮玉祥因提倡與政府所提倡不同的「民主」，在政府沒有提出「改革」「革新」的時候，他提出了。提之太「早」，因此開除了國民黨黨籍，而馮玉祥則說政府現在來改革，又勿乃太晚。

一錯再錯，說馮玉祥沒有力量，不足畏懼，這是解嘲。在戰略上，政策上打擊敵人，爭取同行者，總比多製造些敵人好得多，高明得多。

「新協」由中共反盟，李濟深的國民黨革新派等參與促成，這是中共的政治攻勢，政府既對匪，絕不能與「匪」講和，中共在軍事上佔優勢的，真的要和平，它的條件必亦高。所謂「新協」的和平却又是國民黨被分化，內戰加深的另一階段。

「和」在政府看來是謊，但也未切實去「辦」它。十天的物價平復而復漲，如絲繩有物產者一大筆進項。

國代終於領薪了！

沉寂已久的國民大會休會廳，本月七日上午竟雲集，新聞記者急趨往視，見人羣擁擠，算盤聲起落，始知係該會委員領取六月份薪金，每人領取新鈔兩萬元，無不喜笑顏開，領薪時，情緒熱烈，秩序混亂，瞬間現鈔發完，後至委員老婦因而大吵。我們想：國大代表不必再攻擊立法院了，也不必簽名在明春召集臨時大會了。因為目的達到，皆大歡喜。

可是，立法院是立法機關，撥亂會既未通過，預算未列入，那麼偉大鉅款何由支出，令人不解。行政院不守法，無法而自行發薪，

既日發薪，又不似社會部的救濟金，從新聞報導的材料來推去，我們把這不出絲毫出處。也罷，法幣是刷出來的，區區三千餘萬元，也不過印製的一日之勞。再說下去，亂委員會們真會鐵錫其日，截到我們的頭上來！

安次水災

永定河氾濫，水淹安次縣，癡結是在民廿八年固安縣界梁各莊的潰堤，水災已成，華北水利工程總局決定展開堵口工作。經費頗鉅，尚待不日開工。

從上月氾濫了的永定河，就沒人來管，經日往訪安次的記者說：縣當局梁梓堂張春主席沒有重視這問題，甚至於忽略了這問題的嚴重性乃至萬千百姓無家可歸，變成一幅悲慘畫面。到本月七日才發現水利機構太多，如華北水利總局，省水利局，官廳水庫，海河工程局，興修梁屋的官派工程機關，竟束手未管，這又成何體面！

那麼，所以東面被淹，西面和手，因為壩壩「匪區」，於是「怕死」而任海沒一所一所的村落，後來工程機關的公文旅行起來，狠研討上下游地區的安全問題，遲遲不動工，棄了一批屠才，及至百姓淹死，財產沖完。已經是一亡手補平」了。

安次縣已經被淹，省政府應儘速的命令過船不已。縣太爺也只有用「水」代糧，多麼令人悲痛。百姓又何辜，財產蕩然無存，還要繳糧，在主張「下情上達」，「動求民隱」的口號下，糧是否能免，是要看口袋會不會只是口號了。

我看幣制改革

粟奇滄

近兩年來國內曾經發生過好幾次關於幣制改革的傳說，而且一次比一次更盛，具體的者，尤其每每在物價劇烈波動人心惶惶不安之時，什稱傳說更盛。雖然過去得一次傳說都不會見諸事實，但也不全是空谷來風毫無事實根據的。目前中國的幣制確已到了應該改革而且必須改革的時候。從形式方面說，我國的幣制混亂已極端，國內除有法幣及關金券流通外，東北有流通券，台灣有台幣，邊遠之處更有恢復硬幣之使用者。即以正統的法幣而言，其版式之多，種類之繁，雖老於出納之人亦為之頭暈眼花，交易授受，徒滋不便。再從內容方面說，目前法幣的實值已較戰前貶低，四、五百萬倍，而且還天天在貶值，甚至於時時在貶值。法幣因其價值之貶低過甚，且動蕩不安，幾已喪失其為貨幣的基本功能——交易中準，交付手段及價值儲蓄的工具。大城市中的交易多以金銀美洋計算，內地好些地方使用銀元或其他硬幣，甚至於恢復了最原始的交易方式——物物交換。現在全國上下對法幣一律失掉了信心。為了避免幣值墜落的損失，沒有一個人願意把法幣多存手中一天的，法幣一到手立即便出去，把它換成黃金、美鈔、銀元或物資，總之無論什麼東西都比法幣好。一個國家的貨幣信用崩潰成如此地步，難道還不應加以改革嗎？我們都知道貨幣制度是一個歷史的產物，它在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之下必然地發生和發展，也會在一定的條件之下必然地衰落崩潰，而由另一種貨幣制度取而代之。我國的法幣，目前對於經濟繁榮的發展，暫時對於人力物力的動員，雖然有過偉大的貢獻，但時過境遷，它現在已不能適應經濟的需要，甚至於可以說已經變成了經濟發展障礙物。法幣制度之必須改革是毫無疑義的。

有人以為幣制改革的目的，祇在於以一種新幣去換現有的法幣，實現貨幣名稱和版式的統一以及單位的統一，以謀交易授受和記帳上的便利。以此看法的人，可以說只注意幣制改革的形式，而忽略了幣制改革的實質——忽視了幣制改革對於社會經濟所能產生的影響。這種看法是不正確的，至少是過於偏狹。今日中國之幣制改革，目的不僅是要求建立一個完整的統一貨幣制度，而更重要的是要藉幣制改革去挽救整個財政經濟的危機。具體言之，我們必須把幣制改革當作一個財政上和經

濟上的手段，藉以平衡財政的收支，恢復經濟的常態，并糾正社會財富分佈不均的畸形現象。為達到這些目的，我們不但要注意幣制改革的技術問題，尤須利用新幣換掉舊幣的機會，捕捉危殆社會的游資，加以凍結，讓收，沒收，或轉移其用途，或規定各種不同的兌換率，適用於各個階層的人民，這樣，我們就可以在財政經濟上收到如下的效果：（一）減少貨幣流通的數量及其速度；（二）增加國庫收入；（三）充裕生產建設資金；（四）糾正因通貨膨脹而造成的財富分配不均。老實說，處今日中國而談幣制改革，如果只圖其形式上的統一和交易上的便利，而不把它當作挽救財政經濟危機的手段來運用，是沒有多大意義的，而且也是不會成功的。

法幣的崩潰及其在財政經濟各方面所造成的種種惡果，其咎不在法幣自身而在運用法幣政策的財政經濟當局。自抗戰發生以來，當局一直走通貨膨脹的道路。政府發鈔局籌措經費平衡預算的主要法費，十年以來，未曾稍變。鈔票愈發愈多，物價增高極速；物價愈漲，政府的開支愈大，預算愈難平衡，於此不能不發行更多的鈔票以為贖付，鈔票愈多，物價愈漲。如是，發鈔物價與財政赤字三者因果循環，推波助瀾，終於造成了今日財政與幣制的空前的危機。語云：「龍爭不厭，後舉之師」；又云：「鑄往可以知來」。現在我們要想幣制改革成功，必須同時實行財政改革，而財政改革的要點，即為放棄通貨膨脹政策。假若幣制改革以後，政府依然以發鈔為平衡預算的手段，則新幣的幣值必隨其發行數量之增加而日趨跌落，倒退了又必陷於與今日法幣同樣的悲慘結局，是可以斷言的。

有人以為目前政府開支如此浩大，而人民又如此貧窮，政府會舍錢外，請別道有同方法可以平衡財政收支？我認爲把平衡財政收支一事看得過分困難，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有害的，因為這有法一途，從舊政府的錯誤政策——通貨膨脹政策——作起。且如政府每年的支出實在小得可憐。例如自去年度算，政府實際支出四十萬億元，比較前幾年多三萬餘倍。但去年的物價平均約為戰前的十萬倍，是則所謂四

十萬億的支出，實值只合戰前法幣四億元，等於民國二十五年、六年國家總支出的三分之一乃至四分之一左右。若再折成美金，則僅合一億二千萬元，相當於美國紐約市一年的支出。以一個人口四億五千萬領土一千萬方公里的泱泱大國，每年支出戰前法幣四億元或美金一億餘元，能說是個多麼大嗎？爲什麼我們就非走上惡性通貨膨脹的道路不可？我們承認長期的戰爭破壞了生產的機構，減少了國民所得，大多數人都窮困不堪，然而政府的收入亦隨之大量減少。可是我們更不能不知道在大多數人日趨貧窮化的過程中，却有少數豪門，奸商和官僚（我們可以總名之爲既得利益階級）藉着通貨膨脹政策和特殊政治關係，在抗戰期間大發其橫財，在復員期間又大發其接收財與救濟財。政府每一種經濟上的措施，如像拋售黃金、拋售物資、開放外匯等，結果都變成了豪門、奸商和官僚的利藪。

這些寄生蟲似的既得利益階級利用政府的權權以及吹民脂民膏。日積月累，他們集中空前鉅額的財富。即以他們的在美國的資產而論，據各方估計，至少亦達二十億美元以上。假如政府能對這些在外資產征用半數，則我國財政收支的平衡，在五年乃至十年以內是沒有多大困難的，更何須乞靈於發鈔。然而這些既得利益階級的貪婪，自私和無遠見，是歷史上一切剝削者中所少見的。他們寧願飲鴆止渴自掘墓墳而不肯忍痛一時，以求自全。例如征課財產稅一事，政府在好幾年前即已計議，後來竟一變而爲建國特捐，再變而爲救濟特捐，本來帶強迫性的，現在却變成挨戶乞討，甚至於討都討不齊。據日前上海大公報所載，上海市

經濟崩潰過程中之變態心理

周作仁

長與劉博爲救濟特捐專會設東莞諸當地富戶治敘，然到者寥寥，且多不願認捐，而希圖賄賂五十萬美金之某鉅富，則始終未見蹤影。又據北平新民報所載，北平市的救濟特捐，定額是一千五百億，此數雖視之，似乎甚大，但實值則僅合麵粉七百五十袋，或銀元三萬餘元。據官方公佈，此項特捐截至八月三日止，還只收到五百二十億元，和原定數額尚差三分之二。政府向窮人征兵征工征糧，如有違抗者，必遭拘捕罰鍰，但有人不肯出錢，却從未聞政府有何強制方法。由此可知政府是代表既得利益階級的利益的。從征收救濟特捐的困難一事中可以看出政府當局決不會改變其現行的財政政策，但他們最近却修改改革幣制，安定物價和改革民生。我們要正告他們，幣制改革必須與財政改革並行，同時並進，方能奏效。如只改革幣制，而不同時改革財政——放棄通貨膨脹政策，不強迫有錢人出錢以平衡財政收支，那麼，幣制改革是決不會成功的，即使政府貿然實行，其功效最多不過等於一個臨死的人打強心針以圖苟延而已。

也許有人說，我們只要有些援，幣制改革便可以成功。我們承認美援對於我們改革幣制是有幫助的，從而爭取美援也不是不應該的。可是美援只可利用，而不可依賴，因爲一則美援之得來不是無代價無條件的，二則美援也不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假如我們沒有自力更生的辦法，假如我們不在財政經濟方面從事流弊的改革，那末，三億五億美援又誰支持多久呢？

從物價、生產、財政及其他方面觀之，全國經濟已在崩潰過程中。

就物價而論，現在京、滬、平、津諸地均爲戰前之數百萬倍，據天津市政府統計處發表，七月下旬天津總物價指數已達之自四十五萬倍，中國通土版大，交通不便，各地物價之上漲程度不一，然總體趨之趨勢大致相同，許多人之收入不能隨物價而比例地增加，於是生活艱苦，逐漸陷於水深火熱之境。

在物價膨脹之過程中，工商業似應日趨繁榮，然中國通貨久已達於惡性膨脹階段，許多工業由於成本加增，資金缺乏而銷售困難，已陷於

停頓或萎縮狀態，據八月四日天津大公報訊，七月份下半年津市工人生活費指數暴跳爲二百九十一倍餘，資委會於津各工廠一致感覺無力負擔，七月份應補工人薪資迄未發，各工廠負責人連日多方奔走以抵押，透支等方式借款。夫此種指數乃天津社會局所發表，實已低估少算，資委會所屬工廠又係國營，而資金週轉之困難如此，民營工廠之困難不難推知，據天津社會局所發表工人生活指數，四月份爲三十六萬倍，到七月份即增至二百九十一萬倍，三個月來竟猛跳七倍以上。在此種物價趨勢之下，生產事業與人民生活之困難均不難想像，工業家李福慶氏所著「從通貨膨脹經濟病」一文中謂：「本來眼前需用龐大周轉

金之工商業，其間浮腫病人，本身之血肉早已枯竭，僅剩殘破之骨幹（機器），以苟延殘喘。幸賴國家行局借貸之一劑人參湯，得以稍蘇氣息。（見本年華北日滙元月增刊）。不獨國家行局貸於工業之黃金仍係由膨脹通貨而來，並具有強心針之作用，並不足以挽救工業之危機。

再就財政方面觀之，在十年通貨膨脹之下，印機之效用日趨低落。於是通貨加速膨脹，大鈔不絕發行。據官報發表，三月底之發行總額為七十萬億元，至五月底即增至一百三十五萬億元，為時不過兩月，約增加一倍之多，據財政王靈三氏報告，五月份政府收入僅及支出之五分之一。此種情形不僅表示政府財政之適當財政政策，更反映全國經濟之衰萎。

有人說：「我們是農業經濟，多數農民只要手邊存糧食，即有實物，貨幣價值於他們無關。商人也有水漲船高的商品，不怕。所苦者，僅靠紙幣收入的薪水階級。物價惡漲，他們最受不了。」（「經濟崩潰之一解」一文中所述，見四月十六日出版之時報文週刊）。吾人試一考察多數農民與中小商業之情形，即知此種見解之錯誤，在惡性通貨膨脹之下，除少數豪門，其富，大地主，奸商，投機者，及若干金融業者外，大多數人民莫不陷於水深火熱之中。當前農村凋敝，農業生產縮減，以及工商業停滯，乃顯著事實。此種情形不僅表示全國經濟正在崩潰過程之中，並證明多數農民與商人絕不能逃避物價騰漲之影響。

在經濟崩潰之過程中，政府當局及一般人民，均發生變態心理。蓋經濟生活乃人類生活之基礎，經濟困難，於是道德觀念及人牛理也，不得不受嚴重之影響。今略論於後：

（一）自尊心之喪失。無恥與近視均與此相關。以此次美援借款，接受此種援助與通貨膨脹同為欲求止渴之計。蓋接受援助有其條件，此後中國貿易及關稅政策以及內河航行權等均不免受嚴重影響，其他間接影響更難於估計。據報載，各地公私機關紛紛爭取美援，對於美援之條件及其後果則不暇檢討。且美援總額不過四億五千萬美元，除去一億二千五百萬元用於軍事方面外，所餘不過兩億七千萬美元，若許多地方及機關均存「分我杯羹」之心，且較使均能如願以償，試問此兩億餘美元能有何作用，凡此可表明若干人士已失去整個國家的觀念，惟圖一地方或一機關之利益。吾人相信若非經過十年通貨膨脹之摧殘，若干人士之心理決不致如此墮落。又如日前某大員倡議捐助建設銀公司與本國國民黨之救濟黨。國家地位如此低降，經濟狀況如此低降，且在下論不斷攻擊之下，彼輩仍不能忘情於一黨。試問籌款救濟之人民豈限於一黨之人員？建設銀公司之股本從何而來？若非民脂民膏，豈僅建設銀公司，一切官

僚資本的公司根本均無從成立。彼輩之財產，地位與生命均依賴外國為護符，於是又養成無恥的額外心理。

（二）投機與僥倖心理之盛行。在惡性通貨膨脹之下，正當工商業無法經營。於是許多工商業者遂舉債於國庫救濟。即收入稍有剩餘之人亦相繼作投機活動或囤積貨品。至於此類活動足以助長物價之上漲，轉而影響自己之經濟狀況，則不暇顧及。夫一國人民若放棄勤勞習慣，以從事生吞活剝，以投機取巧為理想，社會道德之崩潰殆無疑義乎？

（三）仇視心理之深刻。在通貨膨脹，經濟崩潰之過程中，社會財富集中於少數人之手，如前所述豪門，奸商，及若干金融業者中，大多數人則日趨貧困，或陷於飢寒境地，於是造成貧富仇視心理。所有道德法律觀念均將蕩然無存。觀報紙所載，各地搶劫殺人之日甚。七月二十九日一天之間，南京即發生搶案事件兩起。至於由經濟原因所發生之殺人案件更屢見不鮮。

（四）輕生及其他反常心理之流行。夫求生乃人之天性，然在經濟壓迫之下，個人生活無法維持，若再加以子女之啼飢號寒，更易陷於悲憤失望之深淵，因此，自殺之風甚熾。又在平常情形之下，許多人均有面位儲蓄之習慣，現則當者屢其儲蓄淨後之生活，視他入之飢寒漠不關心，稍有收入之人亦感當幣值日跌，輕視儲蓄，多抱今日有酒今日醉之心理。此種心理對於資本之積累及生產之發展乃極大障礙。此外，如貪財好利心理之普遍，乃人所共知。雖號稱人民代表，亦爭取儲蓄稅之權利，將人民負擔忽視不顧。貪污遍地，更屬有目共睹。至於商賈負販之賤賤相持高價格，有如搶劫，凡此均反映社會經濟之極端惡化。

上述種種，仇視，及其他變態心理之流行，足以使維持社會秩序之道德與法律破壞無存，引起社會的與政治的危機。此種變態心理均係在經濟動盪過程中所發展，又轉使社會經濟更趨於惡化；不知政府當局，對於目前之嚴重經濟問題有徹底解決之能力否？

徵求稿件

我們需要各方面的稿件，無論是對現實問題的批判，或報告一件事實的現象，以至於生活的報導，人民的文藝，國際情勢的分析，凡是合乎我們水準的稿件我們都需要。稿限第六期都定為每千字二百五十萬元至三百五十萬元。依物價隨時調整。

也來給翁內閣算命

政潮與外力

蕭漢惟和浪，新人換舊人。描寫自然風物如是，輿論政潮亦復如是。

當這西方控制着東方的時候，在歐洲陸地而頂，舊日基督格魯克遜，日爾曼與拉丁民族的比武場，今天雖然局面更大，單位更多，但東方民族還在或多或少受着西方民族的支配。以此之故，我們注意柏林四國會議的演進，要比朝鮮的政潮更為令人關心。

在中國這個小範圍內，近百年史上雖然有不少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但是因為大方向已從「畏外到媚外」，於是每一次的變動總少不了背後的牽線者，所有的衝突名為如何如何，實則不出於幾個帝國主義者爲了既得利益而鬥爭，但是偽裝的外衣，却都彩得輝煌奪目，各種不同角色的扮演者，就是由於各國製造的留學生來充任。

海陸時代未失控制力量的時候，日本與英國的留學生在民衆分廷對抗，後來大陸派抬頭，分別掩護中國的革命流亡者，德法又一度爲政治人員養成所，除委所至，到抗戰前夕買軍火還是惟德是賴，而執政者雖唱「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但三民主義信徒中，無政府主義者仍如秋聲高鳴。第二次大戰後完成了美蘇的爭霸，我們又在斯殺假不停，得漁翁之利的却是一個第三種人的內閣——從張群到翁文灝都是用在來，「以時間換空間」。

幾個內閣

抗戰時候的內閣大躍雷前，不論主觀客觀

本刊特約記者

都是聯合性的，勝利以後的宋內閣却是全幅美裝的，只因爲他太會爲美國人作生意了，把庫存的「接收之果」準備作改革幣制用的二十億美金，又全送與太平洋彼岸，於是反對派大嘩，再加上那是一個「和談」時期，美國的分量減低，至多也在總權上控制一半的重量，傅斯年的大喇叭一喊，CC等四週一哄，雖有金山作後盾，也不能不崩潰下來。這不僅是親美學生之恥，也是大USA之恥。

另外一個對手北極熊却裝着多眠未醒，一再刺激他却茫然無知，差不多有一年光景，連大使也不在首都，只靠一位酒澆的秘書費德迎柯與人暢論離離與屈原。到今年冬多並春過，新任大使亦即前任武官鍾申將軍到任，在行憲或選國書却免了「頌辭」，這也是古之所無，今之少有，這中間說明了什麼。留俄學生，不左即右，當在的得勢時，右的也就無難。

大局吃力一邊歪的時候，民主的美國人土却偏要擴大內閣。於是據胡多委的政學系，網羅各種黨派，一編而登上相位，從和談到戰亂，都是隨風而變，等到戰法變得差不多了，就在行憲之後，一方面打出他們的反對派，一方面却搬出一旗幟命湯，那就是「望之不似」的翁內閣。

反對派已給翁不似計算過命，說他二月不痛必倒，可憐八十五磅此公，竟然到了第三個月了。這個奇跡的演出，又說明了什麼？

第三外力

翁內閣這個內閣不是天生土長的，也比張群內閣多一種外力作保障，這就是以法國爲中

心的拉丁民族的第三力量。法國在世界大局中所扮演的個個可憐的角色，也就是翁內閣在國內所扮演的個個可憐的角色，或者尙且不如。

兩大勢力再進就要解體的時候，第三力量奉命拖延是其必然性的。而法國這個國家早年亦是充滿了聰明管求外拓，當民國前五年，孫寶琦到法國作公使時，他帶了三位隨員，一位李石曾，就叫他辦理留法講習會，只要有二百枚龍洋，就可以留學一次法國，爲親法勢力造預備軍。一位是張靜江，日後江浙財閥中的政治鼻祖，北伐時代奠定江南的主戰人物，他的建設委員會的建設全國的藍圖，是在法國的溫床培養而成。一位水紹鈞，他回國後作了幾任鐵路局長，似乎尚無機會一展雄圖。到了第一次歐戰動工俄國之空瀾漫青年心中，法國的確培養出幾位適應的人達到了其政治經濟文化的目的。

至於與法國有關係的人物，如汪精衛，如蔣民流，如曹仲鳴，如郭春濤他們在那時也有其血緣，文化藝術上的聯繫更多。在抗戰之初，還送了一批幼童去，如程麟秋的儿子即其一，如今已在比國上學，且已娶了外國姑娘，這都是未來親善的預備軍。

李石曾在北平將主持一個與南京中央研究院對學的北平研究全國學術會議，他在北平對留法同學的一段談話中指出所謂留法，決義的是法國，而廣義的即法比瑞，外加南美加拿大。這，這是拉丁文化國家。

「這個民族領導世界，在思想方面有着費東巴格寧一般人的世界主義，在科學方面有着庫子始祖的居里，至於文化藝術更不必說。」

翁文灝是留比學地質的，張厲生是留法學生的，他們領導的這個內閣可能與各文化黨派間的拉丁文化推動者取得了合作，以「時間換空間」，看大局如何的變，李石曾代他再上北方活動，張靜江之流在國外給他們觀風，無礙的——翁內閣是張內閣的延續，在對外關係上，比留日本的張內閣是多一些淵源的。

逆風頻來

翁閣在沉重、現勢下整合了，美國報紙居然也叫好，說翁某能用英語和美人直接談話，其意是對要求美援上也更為便利一些。只是乾兒子到底不如親兒子，國會開來開去，對美援內閣太少熱情，一刀斬去了七千萬元，這對翁閣不能不說是一打擊。

這個為美援的內閣立足不穩了，先為立法院反對派立委教訓了幾天，跟著反對派又聯合

成一條鐵的繩索封鎖新民權，打擊王雲生，撤出四行商股，取消六千行莊的三分之二，最後像是要把把V宋從廣東拖回來，其意似暗示道：

看大局的變化。宋子文到了南京的時候，就是兩陣對開作戰的時候。

「你的硬對頭來了。只有他是美國大亨信任的。」

世界兩大強權，一是美國世紀，一是蘇聯帝國，中間路線則是英國工黨路線。法國是一種什麼路線呢？左既不修，右又不行，自由却有其自由，恐怖仍未消失。當民間的第三種人正紛紛研討英國工黨之際，而政府却成為法國女郎似的搖擺狀態，惟恐別人說他動搖，又發出文告以示堅定，好不可笑，好不可悲！

翁內閣不愧為深山找石頭的科學家，在它的生活指數從五十五萬倍升到了二百多萬倍的波瀾中居然能修一天二萬億的發行無缺。張群替他奔走完了華北，又到西葡，途中還經過了香港，是否有什麼活動不得而知，吳鼎昌大樹巡視，無聲無息地在活動，反對派要求裁減機構於是就首先把反對派的大本營全國經濟委員會裁了，却改為經濟設計委員會；反對派要求整理金融行莊，於是就把反對派的中國工礦銀行一刀斬頭，對付各種聞人，把蔣經國坐鎮上海。大海的波濤洶湧，但翁閣入定如老僧，

這種不定型的局面就是一切權力的山來。假如宋子文再度登台，美援是不是一切權力的山來。情形呢？怕只怕兩敗俱傷，新內閣出來的是誰戴哈哈利——或是其一類的人物，那麼就再插下來。(八月五日南京通信)

國民黨黨務改革會是怎樣進行的

本刊特約記者

「革新」或「改革」已經是一個時髦的名詞，有的以它為幌子，有的以它為圈套，當然也有看到的「一塌糊塗」的局面，真像撒底的去「革新」，去「改革」，然而又像是衛生法定的，一兩年來的「改革」的口號呼喊過去，竟是一毫無作用，正所謂「風去閣還在」，這是一管理業人的首長們因私忘公而已。

「以供參效」之外，不如不說的好。這次應談會，也有一些好的意見，這些意見都是衷心耿耿的進言，楊玉清的取消總裁制論，楊大乾主張實行三民主義，始可解決困難等等，其餘如吸收工界黨員對國民黨都是好的建議。可惜民國十三年後的基礎，給辦黨的搞壞了，只有從根本的「改」，恐怕就無辦法，因為現在的中央黨部及國民黨各級黨部沒有「勇氣」，來自我改革了。

國民黨的想起了改革，從從來例的合併起，後有國大會談立法機關了黨不能控制黨員的醜劇，將總裁對黨的好與壞，才發生大的疑問，陳誠由東北返京，遂詢問黨務進行的研究，據據實報告，後來又再問公子將經國，和

青年團的高級幹部，於是知道了陳立夫的種種批評，及各級黨部不如人意的事實，將總裁立知道黨務是糟得一塌糊塗。既是糟，乃令陳立夫出國，於是決心開始改革，他本人對「改」的問題，曾有「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小決，後來因為自下而上，在時間上又不允許，改則必須做，因此南京的黨大員們都忙提改革案，以求適應「潮流」，得位「上風」。當時他為黨免紛擾，就指定了代表C.C.的谷正鼎和洪深友與代表青年團的陳嘉謨李俊傑去國納意見，迄至目前止，國民黨的改革方案有(一)許孝炎等四十五人所提方案(二)青年團李天民等廿八人的方案(三)吳鐵城編練志奮等方案(四)張厲生方案(五)二陳承的洪深友

方案。許的方案分爲國民黨黨務分析、今後革新之路線、如何澈底改革等三大綱領，並認爲民生主義未實施是致命傷。許的方案主張嚴肅本黨黨所賦特權，召開全國幹部會議，重新登記黨員，並規定行政幹部不得兼黨的領導幹部。鄭更以八項四點，什麼強迫青年從軍，強迫黨員繳納財賦四大套，洪國友則以謀黨務與政治之聯帶爲中心。

從這些清濁蕩蕩的案文中來看，這是任文章的多，想在改革中能有意外收穫也。記者於會後去訪幾位不願說話的元老及發言激昂的幾位，他們認爲國民黨本身的錯誤，是在於黨的高級幹部雖然要改革政治階層的冒險，他們自己已成了背叛三民主義，唯有切實執行中山先生的遺志，三民主義付諸實行，國民黨自然能進步。他們說共產黨在實行「耕者有其田」，不也是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的一環嗎？幾十年來，國民黨在搞政治，統治人民，自己不行注碼，共產黨實行了，如果因爲說「耕者有其田」是敵人實行了，就不承認是三民主義的一環，豈不認爲背叛嗎？

提議的幾位固執無人採納，他們說：「要我們貢獻意見，採納與否，須看老節們能否自己挖肉補瘡？」所謂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全爲空談。程天放說，本黨之失敗，在於政策，未能提高黨的規律，嚴格管理從政黨員，實行民生主義。陳顯遠謂：主義不行，乃本黨之失敗，張並稱：黨必須有新作風然後有新的分子參加。丘念台說：第一、黨不能脫離民眾；第二、黨不能脫離政治；第三、黨不能脫離主義，三民主義爲一最好適合國情之主義，中國在國際上爲站在民主之方面，必須努力切實實行三民主義。李永愷說：有良好的三民主義不能實行，全黨同志均應痛悔，金相先，張家慶也說：須確定了鬥爭的目標爲實行三民主義

。他們自己說的對，這次還是走「人事妥協」的路，澈底革新還有待；如果有待，時間是不長允許，這是要看從政的統治政治的國民黨能不能在「博」以前「改革」了，否則就會垮的。

說起來了「人事妥協」這次應該會有一個小插曲，就是這次會對立黨委出席，是因爲政府行憲了，立憲委員會對黨委出席，自然不得不聽聽他們的意見不聽的劉京「國大代」，謂着「行憲」「國是」的詞，本有「通」必措，無「會」不測之虞，也要求參加誰料這次又被拒絕，享了「養望」的門案！

這次「兩日會」裏，令人注目的人是楊玉清主席取消「懲戒制」，在一些保守的人看來確有「大逆不道」的議論。楊認爲檢討黨務，首應檢討懲戒制度及懲戒作風，因黨務演變至今，所以需要檢討者，即懲戒制度的影響。故彼主張取消懲戒制度，由青年幹部組織中央執行部，負責人員，只有義務，並無權利，一收坐在台之上作風，而爲站在台下。並由老年幹部組織元老會議，以收監察之效。楊又主張國民黨中央黨部應設立四部：(一)政務部，(二)服務部，(三)黨務部，(四)財務部，(五)總務部。在理論上是國民黨在組織上要依民主政黨原則澈底簡化，黨內首領的地位與權勢應降低，勿將首領推戴爲引導。各級黨部應分編小組，中央黨部委員由黨員選舉，省市地方黨部由各當地黨員選舉。

黨政的政黨是控制政權組織，是「最後」的政府，民主政黨是競選的政黨。有人說：「七七事變前後國民黨更採取了一些法西斯與納粹精神，披日勝利以還，又打起民主的大旗，而實際則未肯放棄集權制的前後控制權力。」楊玉清的發言，因已震動黨中人士，然而在四日吳鐵城的綜合結論中，竟無文字提及，

在這種沒有勇氣於承建議的情形下，難免有人對國民黨黨務改革不抱樂觀。

楊不平發言謂：「本黨四中全会通過的當前組織綱領，迄未實行；黨員同志對黨務工作，須有自我批評的精神」。這誠可以看出全會的決議還未執行，國民黨的腐化是官僚化繼續的了。自我批評是要求民主，楊善琴說：「民主政治，即是政黨政治，故本黨應成爲民主政治，使自由主義份子亦能參加本黨活動。」四日武和社等人發言：「民主政治必須一民主政府支持，國民黨爲最大政黨，倘不拋棄獨裁制而澈底實施黨內民主，則中國民主政治，根本無前途，無希望，不民主的政黨，決不能負責真正民主之政治。二，目前黨內領導階級，實際爲壟斷資本家之御用門客，除仰承主人意旨，維護壟斷大主人之利益外，不能另有作爲，黨務改革，必須將此輩不容情的予以清除。三，實施民主主義，爲爭取黨員，爭取民心，挽救危機最基本的條件，於此不由，而修談改革，無補于事。」

以上數端能獲得國民黨員絕大多數的贊成與支持，然而重要的青年幹部則保持保留態度這原因是：國民黨與現政權是一氣的，只就黨員財產登記來說，讓那些既得階層拿錢，也就是少數的統治者讓自己拿錢，如能這樣，噉噬了三四年的徵用國外存款，及最近的財產稅，都早就辦理了。

至於黨員重新登記的提議，用以掃除腐敗化份子，這一說用意雖善，效果將實得其反。復員來國民黨兩次黨員重新登記，加以甄別，結果是有爲的坦白的青年黨員都沒有去登記，一則因爲青年的國民黨員對事實看得清楚，不願意跟腐化的走，而不去登記，另則國民黨怕批評，不承受批評，批評者即反動者，如不作一清二白的國民。中央大學的黨團員在一

兩次登記後，失去十分之七的份子，餘下的無非是品學不備的流氓。

兩天來座談會中對派系存在問題着兩件意見相反的論調，國民黨的派系在政治聯合配合「班底」漸漸極深，〇〇在台上，政學系，改組派，青年團的人不容立足，派系對立做消力量是無疑義的，若說取消派系，已是不可能的事。雖然表面上取消了，根深蒂固的「人黨」與「政治鬥角」的網絲似有無底，小房子決無法叫哥哥，這是事實。

推而遠之，去年的國民黨與青年團的合併，蔣總裁原以爲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從而完成「鐵軍建國」。那曉得合併前後的，不是「黨吃了團」，就是「團代替黨」，大家爭持不決，蔣先生一發脾氣，青年團的幹部究竟服從他們的領袖，由蔣併入黨，陳立夫從合併的那天起，運用了他的不二法門「政治手腕」，在生活上，道路上，將各級青年團幹部都打垮了。蔣總裁還去說一句兩句的假實話，竟守謙這位青年團副團長，因爲代下級幹部去述苦，被蔣先生大罵一通，及至蔣先生發現：黨

江漢戰歌

悶熱的武漢，伴着江漢的狂流，懸崖洪水威脅着華中總動員的司令部。騾車自來之後，這漢外圍的形勢並沒有改善。市區的軍風紀，轉一塵飛，他已稍見嚴肅，但是在軍民交困之下，衣食不足，雜糧難求，嚴肅能維持多久還不知道。當白建生初來的時候，很多人意味藉，「桂系武漢時代」的復舊，事實上不是那末簡單，他的麾下除了大別山中的第七軍和四十六軍以外，並沒有他桂系的部隊。在北面的張軫，在南面的張發奎都是中央嫡系部隊，長

的「厚黑」的本領時，已影響國民黨的根本，才來談改革。由此又可以看得出，青年的國民黨員想好，腐敗的份子則在玩弄着「改革」或「革新」，在幹着不改革或阻礙改革的花樣。

八月四日吳鐵城的話座談會的報告中，綜合一致的意見八項：(一)加強同志的共信與互信，提高黨員的革命精神及工作情緒。(二)樹立黨的新作風，切實執行新的綱領，以新的姿態加強人民對本黨的信仰。(三)黨應即實代表人民的利益，澈底實行民生主義，以完成鐵軍建國的使命。(四)選拔新的幹部，整理各級組織，刷新人事，培養黨的新生力量。(五)確實管理從政黨員，督促其執行主義政策，發揮黨的領導力量。(六)大量徵收農工及青年與知識份子入黨，以爲革命的主力。(七)舉行黨員財產登記，澈底實行清腐化份子，以保存黨的革命性與純潔性。(八)黨的改造必須與實際軍事，政治，經濟的改革爲一布，黨的改造固須使其成爲政治改革的動力，但政治改革的動力，實爲黨的改造的具體表現。這八項綜合得很空泛，也就是「樓閣」化了

江上游連文華是軍事，他住在大別山中住了十年，八桂子弟想已抵禦不少，所以地特電黃旭統給準備補充兵額，以堅持兩個月的地方性。總動員的第一要義是黨改革一元，不容有分歧的步調與主張，因此一個批評總動員的安藏省民政廳長張開刀了，至於其中有沒有其他內幕不得而知，但在實施總動員中除了整飭武漢軍風外，確已開始對行政的整頓。漢口市一度易長，現在又趨沉寂，張爲倫是政學系繼王東原繼任之後新調的地方政權，一時還

，所謂意見還沒有一致，須待繼續詳細研討的；(一)所謂黨內派系問題，有的主張必須澈底消除所謂派系，重樹意志統一力量集中的黨，有的主張不妨在一個領袖一統主義的原則下，承認各派見不識互利的團體，各自作合理的活動，分工合作，使其發生互相競爭進步的作用。(二)黨的社會基礎問題，有的主張本黨應代表某一社會階層，尤其是應以農工及革命的青年知識份子爲基礎，但也有一部分同志認爲本黨是代表全民，不能嚴格的規定代表某一階層利益。(三)黨員登記問題，有的同志主張應再行辦理黨員重新登記，嚴格清除腐敗份子，但有一部分同志以爲黨國合併後，已經辦理黨員團員登記，現在雖已截止上可繼續辦理，不必再一律重新登記。吳又說：「此次改造運動只許成功，不許失敗」。須知改造不在口號，而要看是不是一個最近而短期的從根柢的勇氣與機會。如果座談會中有人提出國民黨青年部爲了領導中立學生，喊了一些公道話，說是「共匪」已打入了黨的青年部。那麼，還談得上什麼呢？(八月五日南京通訊)

可以發生質的變項，不有什麼變項。至於安徽的李品仙，當然更會因白之來，而獲得保證，皖人治皖的期望更沒有實現的可能。豫籍中央系的軍人張幹不願放棄軍權，而且已經寫司令部官軍行政官長，在豫南地方可以爲所欲爲，所以他不出在陳炳輝的河南主席，多少人認爲無能的劉茂恩，還當駐在胡後危城中。這是總動員下華中軍政的大致情形，在經濟方面還看不到新措施。最可注意的是長江流域又鬧大水，濱湖區域尤重，將來糧食恐慌也成問題。

本刊特約記者

